



从“学术酒吧”看当代青年学习观： 基于自我决定学习理论的阐释

□ 宫颢韵 吴秋翔

摘要：“学术酒吧”作为集知识分享和酒吧氛围于一体的新兴文化现象，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学习观念和行为变化。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学习理论，通过对参与学术酒吧活动的青年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认为学术酒吧是顺应青年学习观与学习样态变化的产物，青年参与学术酒吧是一种自定义学习行为。当代青年对解构传统教育、学术大众化、融入共同体以及滋养精神生活的需求，驱动着他们涌入学术酒吧，而学术酒吧的参与体验又进一步强化其学习观的深刻变革，以学术酒吧为代表的泛学习空间建设为推动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支持。

关键词：学术酒吧；青年；学习型社会；自我决定学习；自主性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5.0067

一、引言

近期，以知识分享和互动交流为主要样态的“学术酒吧”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兴起，成为一种新的城市青年文化现象和学习样态。学术酒吧将学术学习与酒吧文化相结合，提供了一个介于学术场合和私人社交空间的中间地带，青年科研人员、高校学生、知识博主等主体作为主讲人，在酒吧里分享研究成果、传播知识、交互观点，观众则通过支付酒水费用入场参与、自由互动、畅所欲言。知识在酒吧的“松弛”中传播，观点在酒精的“微醺”中碰撞。

当青年群体不断“涌入”学术酒吧，其背后必然

是某种需求的驱动，这对理解当代青年学习观及学术酒吧在其学习文化中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1]。推动终身学习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要求，强调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学术酒吧有别于传统学习空间和模式，以其广泛的学术话题、互动的参与方式、多元的参与者身份、轻松的活动空间，或可成为一个新型的、可持续的学习空间，服务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设，“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可能。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引入自我决定学习理论，将青年在学术酒吧中的“入场”作为学习者自我决定的

非正式学习行为,基于质性研究访谈学术酒吧的参与者,分析当代青年在学术酒吧中的体验与思考,进一步理解青年群体非传统学习行为和学习观念的变化,为推动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大国提供案例支持。

二、文献回顾

1. 知识扩散与学术酒吧的兴起

卡耐基金会的W. S. Learned最早提出知识扩散概念,其本质是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创造^[2]。知识扩散有不同的类型和维度,包括扩散内容、领域、时间、空间等。终身学习使知识扩散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人在不同阶段会接触到新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与学校所学相互融合、补充,形成持续的知识扩散过程^[3]。这也意味着学校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场所,知识扩散使得学习延伸到学校之外的其他空间,如博物馆、咖啡馆、酒吧等。

学术酒吧可以追溯到英国的SciBar (Science in a Bar),是由英国科学协会发起的非营利项目,旨在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给研究人员或爱好者谈论专业知识提供一个非正式的场合。SciBar是对咖啡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咖啡馆长期以来是知识分子自由讨论学术、分享知识的场所,其实质是对西方沙龙的模仿和创新。沙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早期作为信息交流的重要社交场所,后来逐渐演变为学术界和大学的一种教学方式 and 活动环境,对西方世界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孵化器的作用^[4]。目前,国内有关学术沙龙的概念是西方传来的舶来品,学术沙龙可以被看作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信息交流空间,也可以是一种灵活的、稳定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组织形式^[5]。学术酒吧在自由轻松的环境空间、Seminar的互动方式等方面,与学术沙龙确实存在类似之处,均具有开放、平等、多样、创新、互动等特性。但不同于学术沙龙的参与者通常是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知识背景且有一定学缘关系的知识分子,学术酒吧的参与者更为广泛,包括行业精英、大学教授、研究生及普通公众等。参与者的多元化也意味着学术酒吧的目的和功能并非学术沙龙追求的学科发展的前沿性、深刻性和创新性,而更注重知识的普及和传播。

2. 自我决定学习理论与当代青年学习观

Hase和Kenyon首次使用自我决定学习 (Heutagogy) 描述一种强调学习者自主的网络中心学习理论^[6],讨论的学习主体是成熟度和自主性得到一定发展的

成人^[7],主张将学习者置于学习过程的中心,由学生定义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式和评估学习结果^[8]。该理论重视学习者随意性的个体经验价值,拓展学习者的主动性和控制权^[9],是对至今仍然流行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挑战。随着教育范式的变化,自我决定学习成为满足现代教育需求的一种潜在策略^[10]。Blaschke和Hase从五个方面分析了自我决定学习的核心原则和设计元素^[11]。第一,学习者是学习的主要主体,由学习者决定学什么、怎么学、是否学到以及学到什么程度。第二,强调自我效能感和能力的发展,学习者对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念,并在独特的新环境中展示获得的能力,两者的综合可能创造出变革性的学习。第三,需要双循环学习,学习者“质疑和检验个人的价值观和假设,将其视为提高学习能力的核心”^[12],尤其是对学习内容和过程进行反思性和批判性思考。第四,采用非线性设计方法,学习路径和顺序不是预先设定,往往是混乱和发散的。第五,侧重让学生理解如何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仅关注学习内容。已有研究证实了自我决定学习在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自我效能感和批判性反思性技能以及与教育者建立直接联系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学习目标的有效途径^{[13][14]}。

“自我”已成为当代青年认知外部世界的价值基点^[15],随着现代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当代青年的学习观也发生多方位的深刻变革。信息时代的新媒介已取代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青年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增长知识的主要学习载体,数字化发展和快节奏生活也使得碎片化的学习方式在青年群体中越来越普遍^[16]。学习的组织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师徒制和学校教育体系,而贯穿日常生活,具有多元化、分散性和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17]。知识不再掌握在权威机构和少部分专业人士手中,讨论和协作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学习者通过参与发散性的讨论来掌握更多知识,学习动机主要来自兴趣、愉悦感和成就感^[18]。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对学生个性发展的推崇,兴趣越来越受到中国学习者的重视^[19]。21世纪的现代社会要求人的一生都需要学习,特别是在流动时代、智能时代、新服务业时代、共享经济时代等多元化背景交织下,青年职业发展呈现出动荡、变迁、升级、拓展等新趋势,促使他们必须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以应对变化,也使得终身学习成为青年追求多元化的职业路径、提升社会竞争力的重要技能^[20]。

当代青年学习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更强调

多元化组织、碎片化方式、互动化模式和兴趣化动机等特征,自我决定学习理论正是围绕成年人学习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主张偶然性和动态性发生、非线性设计、发展伙伴关系、以兴趣与问题为基点等学习原则。因此,本研究试图聚焦当代青年学习观与学习样态的特征变化,依托自我决定学习这一经典理论去理解青年在学术酒吧这一新环境中发生的学习行为及其内在逻辑,不仅是对自我决定学习理论应用领域的丰富,也拓展了学术酒吧作为学习空间的研究广度,期望为理解当代青年的新型学习观、学习样态乃至精神世界提供启示。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捕捉青年参与学术酒吧的丰富细节与心理过程。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选择参与过学术酒吧活动的青年群体,并引入滚雪球抽样法,希望参与者引荐满足特征的访谈对象。同时,研究人员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搜索“学术酒吧”等关键词,向有相关参与经历的博主发送访谈邀请,以增强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确认信息饱和度后,最终获取14名访谈对象,其中2人为主讲人身份,另12位则是观众身份。受访者年龄均在20~35岁,属于青年范畴,既包括来自文学、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在读本科生或研究生,也涵盖在图书出版、信息技术、资产处置等行业的上班族,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异质性特征。访谈中,他们提到的学术酒吧活动主题丰富多样,从心理健康、婚姻生育到任务拖延、摆烂内卷,再到数字游民、城市生物多样性等。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对其进行编码处理,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对学术酒吧的了解渠道、参与动机、目的期待、体验感受和评价建议等方面。访谈工作于2024年11月到12月进行,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在获得访谈对象许可的前提下,以录音的方式回收访谈资料。访谈结束后,将所有录音逐字逐句转录为文本,共获得20余万字访谈文本资料。

四、发生在“学术酒吧”里的自定义学习

自我决定学习倡导的是一种自定义的学习,即学习者自我决定学习什么和自我决定如何学习^[21]。青年

从进入学术酒吧空间参与活动,到进行知识分享、对话交流,再到结果评估等全过程,是其自由地、主动地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的具体实践,体现了青年学习者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和受内部因素激励的学习需求,是对传统学习模式和学校教育的超越。

1. 偶然性和选择性的空间进入

在知识扩散过程中,学术场所从学校内部逐步扩散到外部的图书馆、咖啡馆、酒吧等空间,因为一次聊天、一顿饭局等“意外”逐渐形成了新的学习空间。对学术酒吧的参与者来说,同样也是在偶然情况下进入学术酒吧,选择参与的活动主题。这种偶发性的学习不断发展,青年们逐渐成为学术酒吧的固定群体。学术酒吧的宣传阵地巧妙地聚焦于小红书、微博、知乎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交网络平台。这些平台是出生于信息时代、成长于数字浪潮中的青年们日常互动、信息获取与兴趣探索的重要渠道,为学术酒吧提供了与潜在参与者建立连接、传递信息、传播理念的有效途径。受访者们大多是在无目的性的“网上冲浪”时,首次接触到学术酒吧的相关信息,加之朋友推荐所形成的社交影响,于是怀着一探究竟的好奇走进学术酒吧的大门。学术酒吧的顾客们被“学术”和“酒吧”这一非传统的新奇组合所吸引,激发了对于学习环境和学习形式的关注。“我当时很好奇,怎么能既是学术,又是酒吧?怎么把学习跟娱乐结合在一起?这种南辕北辙的概念融合很猎奇(F3)。”

偶然进入学术酒吧空间之后,青年学习者能够快速主动地进入以兴趣和问题为基点的自主学习,此时产生了所谓的“选择”,这便是自我决定学习的实质,强烈关注学习者对学习内容的主动性选择^[22]。与学校教育中规定学习内容不同,在学术酒吧中的学习完全依据个人兴趣和生活情境的关联来选择探究的知识领域。学术酒吧通常预先在社交网络平台的官方账号发布活动海报,介绍学术讲座的主讲人、讨论主题和内容概要,拥有选择权的顾客自行评估活动信息与个人偏好、求知需求的契合程度,自由地进行判断、选择和行动。这一过程强化了内在学习动机,是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性实践。

2. 非线性与情境性的知识传递

学术酒吧一般采取一期活动聚焦一个议题的模式,活动进程不拘泥于传统的线性课程结构,允许话题的深入拓展与自由流动。这就符合了自我决定学习的非线性学习特征,即不遵循既定的顺序,意味着更少的教师控制和课程结构。主讲人常常不遵循提前设

定的线性讲述顺序,而是根据观众反馈,灵活调整讲解内容与节奏。“学校里老师都是讲完第一部分,再讲第二部分,是紧凑的,有逻辑性的,但这里的主讲人可能会因为观众的提问,绕到第五部分讲,然后再倒回去讲,没有什么节奏感,顺序和流程非常自由,不是课堂教学里固定的结构化内容,我很喜欢这种感觉(F1)”。相较于线性学习路径,非线性学习具有更强的适应性^[23],将学习内容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系,激发学习者的热情。在学术酒吧这一灵活的环境条件下,主讲人能够根据现场的即时情况,调整讲述的节奏策略,以实现有效的、更能满足听众需求的知识传递。

同时,在学术酒吧的活动策划中,主理人与主讲人始终遵循观众需求导向的基本原则,更强调知识分享的受众与情境,就像为顾客提供知识服务那样,共同商讨确定每一期学术讲座的主题。有受访者曾参与一场以“自我关怀与心理健康”为主题的学术酒吧活动,回忆起关于音乐主题的分享,触发其强烈的情感共鸣。“一位音乐教育专业的博士说,音乐可以疗愈,通过听不同波次、不同频率、不同音调的音乐,让情绪得到镇定,在国外比较流行。这好像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特别喜欢听歌,更坚定了我对音乐的热爱(F5)。”情境性知识的传递是将专业知识与现实需求、个人困扰与社会议题相结合的过程,那些与现实生活情境紧密关联的知识内容更易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3. 建构性与互动性的对话交流

自我决定学习者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学习者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学习者的关系。反思与对话是学术酒吧里最普遍的学习方式。其中,反思是学术酒吧里的青年对自己主观经验世界的修正、重组和再解释^[24]。当然,这种反思并不是否定他们先前的知识、想法和经历的重要影响,而是在原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接触新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框架,激发了对既有知识与经验的重新审视,从而促进更为开放、包容的思考模式的形成。

学术酒吧里的对话是平等的,不存在教与学的高低感。坐在酒吧沙发里的青年们不只是知识接收者,有时还扮演了知识输出者的角色。他们愿意与同龄人分享知识,知识开始被共同构建。在与其他学习者的关系方面,青年们成为学习的搭档,成为彼此的促进者,以代替传统的教师角色,在一种平等对话的环境中共享资源、信息和知识^[25]。“我也会给其他有疑惑的人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获得的成就感还蛮大的,

我不可能一直是提出问题的人,也可以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问题的人(F12)”。这也意味着学习者与教育者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教育者从讲台上的大师或圣人转变为合作伙伴,帮助学习者探索和拓展学习边界,同时也在与学习者的思想碰撞中获得启迪。学术酒吧营造了“一个很自然、很舒服的环境(F11)”,主讲人和观众之间是一种充分自由的、敞亮的对话关系,这需要双方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学术酒吧营造的这种对话性关系没有学习者对教育者权威的惧怕,没有教育者高高在上的自居,只有对知识的敬畏,对自主、尊重、信任的欣慰和内心情感的流露与满足。

4. 可持续性和非功利性的成效评估

当然,学术酒吧作为一个非传统意义的学习场所和互动过程,同样需要有显性的学习结果,但此类学习结果反馈并非像课程那样由教师通过考核等形式呈现,而是由学习者自己定义学习成果。实际上,自我决定学习者的重要特征便是主动进行自我反思,反思学到了什么、如何学习以及如何改进,从而产生更有效的自我调节^[26]。学术酒吧并不直接为参与者提供可即时应用于工作或生活的实用性知识,参与者也并未将即时效用纳入主要的评价标准,相反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隐约意识到,学术酒吧所提供的思想交流与碰撞,对思维能力的提升、认知视野的拓宽,乃至精神世界的丰富具有深远的长期作用,塑造了青年在学术酒吧里学习的“可持续性”。“当下没有什么我特别需要的知识缺口得到弥补,可能在思想或者生活态度上,有一些小小的积累(F8)。”正如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主题——“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不仅是一种社会行为,更是一种生活体验与人生经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接受一次教育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先前的学习并不标志着学习生涯的结束,而是为长期的学习奠定基础,可持续性评估支持着学习者自我效能和自我调节的发展^[27]。“主讲人对于摆烂还是内卷的探讨,激励我更好地在快乐中学习,帮助我从一个不好的状态中逐渐走出来(F3)。”

学术酒吧作为一种新兴学习空间,更倾向于构建一种更加人本化的学习生态,已成为青年人追求自我提升与生活丰富化的重要途径,其存在不仅反映了个体对知识探索的内在渴望,同时鲜明地体现了对绩效导向学习模式的抵抗姿态。“一个月去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两三个小时不碰手机,完全沉浸到我之前不

熟悉的领域和日常接触不到的议题，我觉得很放松。我可能无法记住和掌握每一场活动具体教授了什么知识，但当时那一刻的氛围，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去探索世界的感觉，我会一直记得（F1）”。具体而言，学术酒吧更侧重于展现价值理性的光辉，强调学习的内在价值而非外在功利目的。这种“去功利化”特征鼓励参与者享受学习过程本身，享受知识带来的愉悦与启迪，其价值导向与学习模式创造了一个远离功利、回归本真的学习空间。

五、当代青年学习观念与精神需求的变化

学术酒吧以青年为参与主体，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青年群体与时俱进的学习特征。有学者指出，千禧一代（在20世纪末出生，在21世纪初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的学习者具有独特的学习需求，自我决定学习强调学习者的自主权，与千禧一代追求个性化与自主性的特征不谋而合^[28]。学术酒吧是顺应青年人学习特征和精神文化追求的独特产物，但作为国内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自诞生之日起便置身于多元化的审视和评价之中，深入理解学术酒吧背后青年的学习观念和行为习惯，有利于加快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1. 摆脱传统教育范式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要求个体必须比以往更快地适应环境变化。尽管教育本身是一种保守制度，但也无法幸免于这些变化^[29]。以控制和预测为价值导向的传统教育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高速变化的复杂世界，但文化传统和传统教育体制依然存在，学生的自主性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30]。随着教育现代化探索的深入，我国教育传统的现代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当前，“90后”乃至“00后”青年群体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在物质幸福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日益展现出个性展示的强烈意愿与能动性发挥的需求。“我想要什么我就要什么，我不想要的，如果硬塞给我，就会很反感（F8）”。自我决定学习的核心在于激励学习者勇于突破既有限制，坚持自由原则，坚持自身意志及内在本性。随着学习者的成熟和对自我认知、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变革性学习得以发生，个体从传统教育范式的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31]。

是否参加学术酒吧，完全是青年学习者的自由选择，在活动过程中也始终遵循着“两只脚法则”，即参与者有权利和自由使用自己的双脚，如果发现活动没有价值或不感兴趣，便可选择离开。对他们来说，

成本就是一杯酒水而已。学术酒吧的观众在灵活、开放的氛围中，不会因为被强制留在某个无意义的场景中而产生抵触情绪。当然，受访者们也没有完全否认那些对学术酒吧批评声音的真实性，并体现了自我决定学习者作为一个反思性实践者的批判思考。“各种声音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以批判性的意见去看待就好（F3）”。与传统教育模式不同，学习者根据需求和兴趣来选择学习路径和学习内容，从而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促进自我效能和自我激励的发展^[32]。受访者F5在学术酒吧中接触到“数字游民”的概念，并在活动结束后主动了解更多相关知识。“之前完全不知道‘数字游民’已经是这么庞大的社会课题，我意外发现自己和这个群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从那次讲座出来，我自己又找了很多相关资料，甚至产生了一种以后也去做‘数字游民’的想法（F5）”。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教化和发展人的自主性，当学术酒吧与自我决定学习的理念特征结合在一起，允许学生在一个随着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知识社会中适应和茁壮成长。

2. 走向大众的学术

长期以来，承载知识的殿堂总是被公众赋予神圣色彩，象征着知识在人类社会文明传承中的核心角色，同时表明公众对知识及其载体的敬仰^[33]，“学术”则被赋予了精英的标签。事实上，对学术感兴趣的并非只有专业的学者，很多未能进入学术研究机构普通人同样具有浓厚的求知欲，却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某一专业领域，这也注定了走向公众的学术知识不可以是高深的，而需要是非线性和情境性的，需要与社会、与人们关心的话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更贴近于生活（M2）”。拥有多元化受众的学术酒吧不是通过付费方式追求严肃的学术问题，而是将学术成果分享给大众，更广泛地惠及大众。当然，这也意味着会引起人们对学术酒吧是“人文社科的自嗨”等质疑。

理工科专业领域因其高度的专业化和技术壁垒，不像人文社科可以“零帧起手（F11）”，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筛选机制，限制了非专业背景的个体参与深度讨论的可能性，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展开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人文社科专业领域则更为开放和包容，议题往往与人类生活、文化、社会现象等密切相关，更易于被理解和接纳，允许更广泛的参与者迅速进入讨论场。“这种活动之所以会选择一些深入浅出的和生活有关的话题，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纯理

工的讨论对普通人来讲,壁垒较高,非专业人士很难迅速上手,不像讨论旅行的意义更容易激发大家的共鸣(F8)”。学术酒吧不是精英的游戏,作为大众讨论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有听取声音、发表声音的权利。学术酒吧更倾向于是一个把优秀的人文领域研究成果或具有科普性质的理工科研究成果分享给大众的平台,“主讲人分享的是我生活中不太够得着的那一面,原来在我没有在意的时候,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我不知道AI能干这么多事,我们担心将来会不会被AI取代,是以科技为外壳、以人文为核心的有深度的议题,既然要抛话题一起讨论,肯定不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F1)”。

3. 融入共同体的归属

有学者指出,21世纪的青年渴望沉浸式学习,因为可以通过在低风险环境中积极互动,建立认同感和归属感,从内容获取转向知识表达和创造行为^[34]。当剥离其学术标签,仅从学习场所的角度审视,学术酒吧的社交属性并无不妥之处。关系是自我学习的仲裁者、解释者、反馈源泉和支持源泉,关系和群体带给人们归属感,指导人朝向合适的好的行为变化、提供反馈^[35]。自我决定学习者的重要特征是主动与他人互动,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共享,把零散的知识集合起来建构个人的知识体系。“我更在意和周围的人互动,就当下的话题一起拓展的小世界(F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人员流动性的增强,大量青年人口正经历着由熟悉的乡土环境向陌生的都市空间迁移的过程,中国社会也经历着从传统熟人社会向当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型^[36]。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等传统人际纽带发生断裂,无法形成稳定长期的交往关系,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随之发生改变,试图在陌生人社会中展开一种独立自主的社交关系^[37],既渴望亲密关系的陪伴,又需要个体独立的边界^[38]。M10是一位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他选择的学术讲座主题与计算机专业相关,但却着重强调的是社交互动对于缓解孤独感的作用。“平时接触的人很少,也不怎么出学校,每天围着实验室和课题组进行日常的沟通社交。在学术酒吧里能够认识新的人,对心理健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M10)”。学术酒吧促使基于事件与趣缘的浅社交关系的发生,趣缘关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距和利益竞争^[39],不仅迎合青年对社交边界的需求,而且发挥“治愈”的情感支持功能^[40]。“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干杯,那样的氛围是平常感受不到的,让我很舒服。我和一个姐姐边听

边聊,发现双方的观点和想法合得来,还加了微信,这也是平常没太有的机会……学术酒吧不像轰趴那种刻意为了聚会和交友而参加的活动(F11)”。当然,在更长期的交往活动中,也有可能超越原有灵活松散的浅社交关系,演化出更为丰富多元的人际关系模式。多位受访者提到,在学术酒吧建立了新的友谊,曾遭受抑郁困扰的F5在参与心理疗愈主题的学术酒吧活动时,结识了另一位有相似经历的女生。“在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个姐姐,她说自己之前重度抑郁,休学后重新读研。我去年五六月份也有些焦虑和抑郁,还去医院开了药。她分享的故事很打动我,如果我再去找她玩(F5)”。拥有相似经历的陌生人通过一场主题讲座的契机被联结在一起,学术酒吧成为青年寻求情感共鸣、实现“抱团取暖”的新型社交方式。

4. 精神需求的觉醒

当代青年经历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变革,是互联网浪潮汹涌澎湃的亲历者与科技日新月异的见证者。同时,内卷、躺平等文化大行其道,青年心灵迷茫和焦虑成为普遍性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不是消极地退出社会生活,而是应鼓励采取一种不受群体“绑架”的生活方式。美国教育哲学家罗伯特·M.哈钦斯在《学习社会》中提出,人生虽然要工作,但面对未来社会工作时间缩短,休闲时间增加,则更需要增加人格陶冶的机会^[41]。学术酒吧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空间,尽管长期遭受“无用论”的抨击,却映射出当代青年对“意义感”认知边界的拓宽和重构。“我不强求能对主题有多深刻的理解,拓展一些视野就好。第二个期待是去体验一下没有感受过的形式,学术酒吧本身还挺新颖的(F4)”。比起宏大叙事的价值理想,当代青年更倾向于关注自我享受与愉悦体验,注重幸福感的提升与闲暇时间的品质化利用,这一趋势反映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超越与内在精神需求觉醒的微妙转变。

当青年开始重视发展性需要,如精神生活的丰盈、自由时间的掌握、多元人生的体验等,学术酒吧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片远离“高效率文化”与“绩效主义”高压环境的心理净土,开辟了自由的学习空间,满足了对于知识探索与精神滋养的内在需求。“在职场上需要兢兢业业,同事之间是竞争关系,也不会提供什么帮助和建议。在学术酒吧里,大家没有利益冲突,松弛自由,畅所欲言,我自己可以学到知识,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去给其他

人分享(F12)”。在这里,人们放下竞争与压力,以更加平和与开放的心态去探索知识、交流思想,从而为个人的自我调适与成长带来全新契机和可能性。受访者将学术酒吧比作小时候的兴趣班,“不会即时性地产生明显影响,不可能给期末考试加50分,但在长大后的某一年,突然意识到自己小时候有这样一个爱好,或许可以重新拾起生活的希望。我不在意学术是否足够高深,也不指望参加学术酒吧活动就能发表相关论文,我只是需要在周末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F1)”。这也意味着,当代青年的学习目的将从达成外在要求的各项标准,转变为使自己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更加有能力主导自己人生的发展追求。

六、总结与建议

1. 学术酒吧对青年学习观的影响与思考

知识扩散使学习环境不再局限于教室、图书馆等传统固定场所,学术酒吧这一独特的泛学习空间打破传统知识学习空间和时间限制,让学习者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和兴趣,在轻松开放的氛围中接触多元知识、自由交流思想。本文基于自我决定学习理论对青年参与学术酒吧的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学术酒吧里发生着青年的自定义学习过程,在这种开放、灵活和交互的泛学习空间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当代青年学习观与学习样态的深刻变化。世界上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无法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中学习,渴望变革的学习者背离传统教育范式,转而以自身兴趣为引擎,自主选择学习活动与内容。非学术职业的青年亦需要接触学术知识和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与平台,进而有机会形成基于共同观念和兴趣的新的人际关系与社群。价值观念从外在成就追求向内在价值实现转变,反映出当代青年从强调效率与实用的工具理性到关注精神成长与满足的价值理性的认识变迁。

人本主义学习观的代表人物罗杰斯认为,人类具有学习的自然倾向或学习的内在潜能,主张以学生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为学习动力,将需要、兴趣和潜能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自由地学习具有个人意义的知识^[42],泛学习空间正是让学习回归自由、协作且充满生命力的原始状态。在大学校园中,尽管学术讲座资源极为丰富,却常常面临着学生参与低迷的困境,这一现象与当前高等教育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绩效主义倾向、功利主义思维以及浮躁的学习氛围不无关

系,青年对于学习的内在需求与外在表现究竟呈现何种样态,值得深入剖析与探讨。学术酒吧是顺应青年学习观与学习样态变化的产物,作为一个兼具知识传递、互动社交等多重功能的泛学习空间,成为当代青年摆脱传统学习方式,又可以“沉浸式”学习的机遇,标志着学习从“自上而下”的权威主导模式向“自下而上”的个体自主模式的转变,体现了自我决定学习的自然发展,而这一学习理念很可能为21世纪的学习提供最佳方法^[43]。只有学习从个体内部自发产生,实现自下而上的驱动,营造一种有利于人人学习的相互尊重、合作、互信、支持、开放、真实和愉悦的氛围^[44],终身学习的愿景才可能真正实现。学术酒吧作为自我决定学习理念的载体与泛学习空间的创新形态,让学习融入生活,适应青年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展现了终身学习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丰富内涵与发展特征,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持续进步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探索与启示。

2. 推动泛学习空间建设

长期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机构大力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强调构筑面向21世纪的学习社会,必须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必须把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泛学习空间是支持多样化学习形式的空间载体,是终身学习理念实现的重要支撑,推动着未来教育从“阶段化”向“持续化”、从“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型。学术酒吧并非国际视野下的全新概念,但在我国仍属于新生事物,反映着我国泛学习空间建设进程尚处于探索性的起步阶段,其开拓与发展历程也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判,需进行持续的自我完善与规范管理。

第一,重视泛学习空间建设。探索将泛学习空间纳入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与空间载体,加强与大学校园、终身教育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的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公共文化资源与市场资源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泛学习空间网络。加强共青团组织参与泛学习空间合作建设,探索建立青年文化创新与传播阵地、心理健康与情感支持平台,拓宽泛学习空间的功能边界,推动泛学习空间成为连接青年与社会的重要桥梁。

第二,坚持泛学习空间活动的公益性。以学术酒吧为代表的泛学习空间运营方应坚守初心,维护知识分享层面的公益属性,严格把关知识传播者的意识形态、专业素养与传播内容,力求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知

识资源。同时,建立有效的客户反馈机制对经营模式的优化至关重要,及时采集并处理客户的意见与建议,巩固并拓展泛学习空间的客户基础。

第三,保障泛学习空间市场规范发展。应当坚决遏制并打击那些假借“知识分享”“知识学习”之名,实则从事商品贩卖、低俗文化输出等不良商业行为的现象。为此,政府相关机构需把控运营规范,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强化对市场环境秩序的整顿与净化。在此基础上,构建更为健全且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切实保障泛学习空间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免受侵

害,从而促进市场向健康、有序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校参与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政策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4JYA004)的阶段性成果]

宫颢韵: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秋翔: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 (2025-01-19) [2025-01-22].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 [2] von Krogh G. Care in Knowledge Crea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8, 40 (3): 133-153.
- [3] Lučin P. Knowledge Diffusion Social Network Is Fundamental for Efficient Science Policy [J]. Periodicum Biologorum, 2013, 115 (1): 61-70.
- [4] 刘易斯·科塞. 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 [M]. 郭方, 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4.
- [5] 杨明刚, 唐松林. 学术沙龙: 大学教学的自由之境 [J]. 现代大学教育, 2017 (4): 14-20.
- [6] [21] [43] Hase S, Kenyon C. From Andragogy to Heutagogy [J/OL]. UltiBASE In-Site, 2000. <https://researchportal.scu.edu.au/esploro/outputs/journalArticle/From-andragogy-to-heutagogy/991012821597602368>.
- [7] [22] Blaschke L M. Heutagogy and Lifelong Learning: A Review of Heutagogical Practice and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J].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ributed Learning, 2012, 13 (1): 56-71.
- [8] Hase S, Kenyon C. Heutagogy: A Child of Complexity Theory [J]. Complic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lexity and Education, 2007, 4 (1): 111-119.
- [9] 郭华, 王小素, 熊婷. 自主性教育学理论对终身学习的启示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 (23): 23-25.
- [10] Ashton J, Newman L. An Unfinished Symphony: 21st Century Teacher Education Using Knowledge Creating Heutagogie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6, 37 (6): 825-840.
- [11] Blaschke L M, Hase S. Heutagogy and Digital Media Networks: Setting Students on the Path to Lifelong Learning [J]. Pacific Journal of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2019, 1 (1): 1-14.
- [12] Hase S. Heutagogy and E-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Som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Impact: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Workplace E-Learning, 2009, 1 (1): 43-52.
- [13] Moore R L. Developing Lifelong Learning with Heutagogy: Contexts, Critiques, and Challenges [J]. Distance Education, 2020, 41 (3): 381-401.
- [14] Agonács N, Matos J F. Heutagogy and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A Review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on the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ory [J]. Open Learning: The Journal of Open, Distance and E-Learning, 2019, 34 (3): 223-240.
- [15] 郑雯, 陈李伟, 桂勇. 理解“自我”: 90后、00后的价值观念共性及其代际演进趋势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69-175.
- [16] 成蕾, 兰亚明. 当代青年学习方式变革的现状、影响与引导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6): 109-113+119.
- [17] 高志敏. 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理念的思考 [J]. 教育研究, 2003 (1): 79-85.
- [18] 李勃. 当代青年网络学习的自组织特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 (4): 83-86.
- [19] 张华峰, 史静寰, 周溪亭. 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生学习动机研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42 (4): 141-148.
- [20] 任飞. 我国青年职业变迁新趋势与规划新理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5): 81-87.
- [23] Rahayu N W, Ferdiana R, Kusumawardani S S. Model of Nonlinear Learning Path Using Heutagogy. [C] // 2021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Education (TALE). IEEE, 2021: 1-6.
- [24] Sumara D J, Davis B. Enactivist Theory and Community Learning: Toward a Complexified Understanding of Action Research [J].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1997, 5 (3): 403-422.
- [25] Ashton J, Elliott R. Juggling the Balls—Study, Work, Family and Play: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Flexible and Blended Heutagogy [J]. Europe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007, 15 (2): 167-181.

- [26] Stewart C J.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J].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1984, 5 (3): 145.
- [27] Boud D, Soler R. Sustainable Assessment Revisited [J].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 41 (3): 400-413.
- [28] Eachempati P, Ks K K, Komattil R, et al. Heutagogy through Facebook for the Millennial Learners [J]. MedEdPublish, 2017, 6: 194.
- [29] Hase S. Skills for the Learner and Learning Leader in the 21st Century [J]. Experiences in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2014: 98-107.
- [30] 张鹏君. 人的自主性与教育的本真诉求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 33 (25): 3-7.
- [31] Penland P R. Towards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ory [M].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1981.
- [32] Deci E L, Ryan R M. The Handbook of Self-Determination Research [M]. Rochester, NY: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2.
- [33] 卢春天, 马溯川, 孔芸. 知识付费: 特征、成因与影响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10): 5-11+20.
- [34] Abdelaziz H A. Immersive Learning Design (ILD): A New Model to Assur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through Flipped Classrooms [J].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4, 2: 212-223.
- [35] Brockett R G, Hiemstra R. Self-Direction in Adult Learning: Perspectives 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36] [40] 刘航. 现代性视域下当代青年的碎片化社交行动研究——以“找搭子”为例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11): 5-14.
- [37] 管健. “熟人社会”到“日常注重边界感”: 当代青年社交需求的变化与特点 [J]. 人民论坛, 2021 (25): 28-31.
- [38] 王昕迪, 胡鹏辉. 边界感: 现代社会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构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10): 72-79.
- [39] 王昕迪, 胡鹏辉. 搭子社交: 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8): 90-95+119.
- [41] 罗伯特·哈钦斯. 学习社会 [M]. 周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42] 卡尔·罗杰斯, H. 弗莱伯格. 自由学习 [M]. 伍新春, 管琳, 贾容芳,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44] Gravani M N, John P D. “Them and Us”: Teachers’ and Tutors’ Perceptions of a “New”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in Greece [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2005, 35 (3): 303-319.

(上接第 91 页)

- [21] 王茜, 尚佩佩. 人机交往空间的构建与亲密关系实践——以 Replika 平台为例 [J]. 青年记者, 2024 (10): 56-61.
- [22] 王昀, 王艳华. 数字交往的档案化及其可见性管理: 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分析 [J]. 新闻大学, 2023 (1): 75-86+121-122.
- [23] 彭兰. “液态”“半液态”“气态”: 网络共同体的“三态” [J]. 国际新闻界, 2020 (10): 31-47.
- [24] [英] 齐格蒙·鲍曼. 液态之爱: 论人际纽带的脆弱 [M]. 何定照, 高瑟濡, 译. 台北: 商周出版社, 2008.
- [25] 蒋俏蕾, 凌绮. 数智时代的“亲密”: 媒介化亲密、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 (3): 87-96.
- [26] 洪杰文, 黄煜. “制造”情感: 人机情感的生成逻辑与隐性困境 [J]. 新闻大学, 2024 (1): 61-77+121.
- [27] 沈毅. 亲密关系: 伦理需求抑或社会交换——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4 (3): 117.
- [28] 斗维红. 智能传播时代的人机依恋: 虚拟偶像青年用户的情感依恋构成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 (1): 86-93+85.
- [29] 张敏, 薛云霄, 罗梅芬, 等. 压力分析框架下移动社交网络用户间歇性中辍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J]. 现代情报, 2019 (7): 44-55+85.
- [30] 马梅, 阳书玉. “电子认亲”: 青年与“电子亲人”的拟亲缘交往及情感劳动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11): 31-43.
- [31] 王丽, 吴瑶. “非联”与“去联”朋友圈: 微信用户“去驯化”的媒介抵抗实践 [J]. 东南传播, 2023 (9): 126-130.
- [32] [德] 韩炳哲. 倦怠社会 [M]. 王一力,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27.
- [33] 何威韬. 数字媒体时代的自我异化——基于韩炳哲的精神政治视角 [J]. 东南传播, 2023 (8): 113-115.
- [34] 肖珺, 容东霞, 黄枫怡. 数智情感: 人机交流的困境与出路 [J]. 新闻与写作, 2024 (11): 61-73.
- [35] 曾一果, 王可心. 心“真”是归处: 一种情感真实主义的人机亲密关系阐释路径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9): 123-131.
- [36] 林媛媚. 消失的附近: 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12): 38.
- [38] 姚建华, 王洁. 情感劳动与网络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建构——基于“虚拟恋人”服务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2021 (19): 97-111.
- [39] 朱丽丽, 韩怡辰. 拟态亲密关系: 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 TFboys 个案为例 [J]. 当代传播, 2017 (6): 72-76.